



□ 12
3324
5



門 口 12
3324
卷 5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 又大可稿

沈元慶思具 倪宗烈承武 較

四書改錯六十

自造典禮錯

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

凡祭五祀者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廟如祀竈則設于竈陔祭畢而更設饌于奧以迎尸也朱氏曰陔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陔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以成禮也五祀皆然

此直自造禮文者古家不祭神惟始死喪奠及祔廟

四書改錯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五日
別錄

返主之祭則祭于家此是凶禮五祀雖室神俗名家
神然竝無祭其所者周官宮正祭社稷七祀于宮中
所云宮者是宮城之宮合朝廟一區為言故左祖右
社皆在其中否則王宮祭社稷是亂禮也况與為家
之正室係主人主婦寢處之地天下無男女衾衽首
趾狼藉之所而可迎尸入祭者錯矣

禮文云五祀皆祭于廟一語斷定然後設主迎尸各
有所在大抵祭戶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霤設主在
廟室牖下祭門在廟門外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
皆不祭其所而至于竈則在廟門外之東以平日祭

廟時凡鼎。滂。庖。滂。皆設廟門外東首。故就此祭之。若
迎尸則祭戶中霤。皆在廟室之奧。而祭竈與門與行
則皆在廟門外西室之奧。是祭竈之奧不惟非家奧
即廟奧亦竝非正室。此又與朱氏所云設饌于奧與
有常尊之奧截然不同。

禮註有設主竈。陘語此陘字正指廟門之竈。言凡
土路以窄稜而臨絕坎。即謂之陘。故晉有井陘。謂
交加如井。魯有海陘。謂臨巨壑如海。總是隘道。今
廟門之竈。但築土作稜。四起而坎。其中于以架。鑊
而煮牲。謂之竈。陘此惟廟竈有之。而家竈無有。乃

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是。以。竅。崎。嶇。者。而。反。稱。平。正。以。竈。陘。上。設。主。而。反。曰。竈。門。外。既。已。亂。解。然。且。曰。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而。後。成。禮。夫。既。云。平。正。亦。可。做。好。安。排。矣。且。陘。但。設。主。不。設。几。筵。原。無。安。排。何。必。做。好。又。且。設。主。迎。尸。兩。地。兩。禮。凡。祭。皆。然。乃。云。不。能。做。好。安。排。故。又。遷。奧。以。成。禮。是。于。凡。祭。之。祭。法。一。概。併。錯。其。謂。之。何。
張文彬曰。孔安國謂奧在內以喻近臣竈則家之所有事者以喻執政此但指一家房室位次為說並不指祭言不然門西之奧安所用媚且門行與

竈同祭門西何以門行都不媚而獨媚竈總是錯
總是無理

徹

論語註 徹通也均也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孟子註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此自造典文之竅錯者周官匠人註與孟子郊遂通
貢都鄙通助正是徹法朱註于論語孟子兩註堅執
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似乎從來典制原有此文
及或疑而問而朱氏乃云曾記洛陽議中如是故以
意推之則直杜撰矣周都鄙用助便是助法左傳穀
出不過籍公羊什一而籍籍即助也若穀梁則并云

卷十六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未有合作而尚辨公私均收而猶較禾稼之善不善者况省耕省斂顯有明文使通力計畝則耕何不足收何不給春秋補助皆屬誕妄又其大者井田與封建相表裏孟子所云分田制祿同一規畫乃王制孟子皆以上農中農下農及上次中次農分作五等爲官師大小卿大夫受祿厚薄之準而一合作則上中下何別一均收則食九食八食七六五何所分辨將士祿無所憑官師庶人之祿無所考自此言出而害井法害班祿之制卽王制周官孟子諸書俱可廢絕洛陽有議

論亦奈之何

張文彬曰何休春秋註井田三品凡一歲墾二歲墾三歲墾者必三年一換主易居漢志亦云三年更耕之是換主更耕正通徹之法若曰合作則九勤而合三惰于其中可能通乎

遠宗曰徹字祇三義一通徹之徹周制徹法漢制徹侯是也一道徹之徹詩天命不徹毛傳以徹爲道爾雅以不徹爲不道是也一徹去之徹論語以雍徹孟子酒肉將徹是也然竝無訓均者今以造徹法而并造一均徹之訓以實其說字學併壞矣

又曰宋人每以杜造語為常談其害已久惟先生能正之嘗在飲次客有稱人優劣為瑜亮者先生曰十亮何能敵一瑜而反顛倒之且生瑜生亮係小說家無賴語君子勿道也後門人有以起衰八代為詞者先生曰寃哉無稽之談人人誦之而恬不知怪周秦以後惟漢文為獨盛毋論遷固二人擅絕百代即晁錯賈誼董仲舒輩韓愈能過之乎四座驚嘆今儒者說出而其錮蔽胸腹淪淡肌髓者何止起衰瑜亮二語嗟乎可悲已

正名

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孔子以正名為先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自造典文而又錯者國語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謂生族世系與廟次倫序不同廟次列四親之名而不拘四親必承君統者始入之故儀禮有孫為祖後曾孫為曾祖後之文謂無子繼孫無孫而繼曾孫者此正孫禰祖曾孫禰曾祖一大典禮故太甲繼湯周桓王繼平王皆是禰祖至夫子作春秋且有特書躋僖以兄不禰弟為逆祀者況不父其父則尤為不知典禮之言從來禰祖者亦仍父父新廟稱禰廟不稱父廟正恐倫次偶乖難于稱祝

四書改錯

五

故但以禰混名之禰者昵也猶親昵焉耳若父祖之稱則一定不改太甲禰湯而商書稱祗見厥祖周桓禰平而國風何彼穠矣以桓妹下嫁稱平王之孫豈有太甲不父太丁周桓不父太子洩父者况崩贖襲國旋卽被弑而輒承二叔之後依然奉贖而禰之諡為莊公則禰祖固無礙禰祖非不父父而出公則尤不禰祖而父父者乃特造此八字以立正名之案豈可為訓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祭法黃帝正名其原出于禮官在春秋以還早有七名家論為政之要故夫子亦及之

王錫曰春秋戰國間有名家書名家者流以鄧析尹文子鬻子荀卿輩皆言之實為政要法且或藉此一正拒父之名以雪其枉亦未可知若正分則止一宗祝有司事於為政何與焉

子見南子

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古竝無此禮遍考諸禮文及漢晉唐儒諸言禮者亦竝無此說驚怪甚久及觀大全載朱氏或問竟自言是於禮無所見則明白杜撰矣然且曰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

何所考也。按此是莊廿四年哀姜始至大夫宗婦入覲之傳。係初迎夫人。大夫宗婦行覲。至禮與見禮無涉。士有相見禮。而諸侯大夫見禮。則絕無可考。又且宗婦覲。至大夫不覲。至諸儒聚訟。三傳尚不合。今以覲禮為見禮。以大夫之婦入覲為大夫入覲。則覲禮見禮總亂矣。乃又日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疑大夫見夫人之禮亦已久矣。靈公南子特舉行耳。是以饗禮為見禮。以諸侯禮為大夫禮。且以諸侯之同姓為異姓。仕于其國之禮。既自言杜撰。而又多方解說。致衛靈夫婦自知非禮。

而甲詞以乞見者亦且曰衛靈南子舉行饗禮是解一見禮而使覲禮饗禮一齊謬亂何苦為此考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且交爵亦並非相見。即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則娶婦迎婦。大夫職掌然亦不見。即至日行覲禮。大夫之婦名宗婦。捧贄入覲。而大夫終不與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覲。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覲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夫人出行裸獻禮亦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即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

侯及諸侯自相饗必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覲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古禮雖盡亡亦尚有影響可舉似者豈可造一禮而使他禮皆大錯如此

張文楚曰陽侯繆侯無考若饗禮則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註謂王同姓入覲王以爵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正其事也若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指異姓言

張文蘆曰史記南子使告孔子謂四方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此與儀封人請見何異正以無典禮可引據也有則據禮以要之
子路夫子俱無辭矣至大夫覲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即非之謂禮無此文况穀梁傳原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又何如傳文之足據乎

仕者世祿

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此亦自為典文者夫教而後官官而後祿此周官論秀之法而以解世祿妄矣舊註引古文云賢者子孫

必有土地。謂世有采地。即其人致仕。與其子未仕以前。皆得食采。地不另予。奪如周官。副田祿。仕田之類。說見官師條。

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者。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

此亦自造禮文。既云大射禮。則儀禮見在。乃其所引者。不特非大射本禮。即鄉射賓射燕射諸旁。通禮亦一字不合。則直混沌書矣。按揖讓七字。在論語射義兩經。俱載之。俱是孔子之言。其所云揖讓。並非三揖。

升堂也。天子與外諸侯。凡射必三侯。三耦。耦必二人。先以上耦。行揖進禮。必西向。一揖出。次又揖。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射以丹畫十字為限。及物。連作五揖。凡七揖。而後升射。竝未嘗有三揖文也。若揖讓而下。則明云射畢。北向揖。而後如升儀以降。且又下階而揖。次耦之升者。并不止七揖。而註竝不及。則于揖讓而下一節。何解。至于升飲一節。亦明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觶。別有小射正一官。專命不勝者升飲。名。作飲。又名飲。射爵。其在勝者。不勝者。一如升射之儀。至升階以後。則勝者且避右。以讓之。使不勝者得自。

四書改錯

九

取。解。于。豐。上。此。其。揖。讓。為。何。如。者。而。乃。謂。勝。者。揖。不。勝。者。升。則。將。使。勝。者。倅。倅。然。邀。飲。罰。爵。特。揖。升。以。逼。辱。之。是。禮。本。不。爭。論。語。亦。正。云。無。爭。而。解。者。反。造。禮。以。使。之。爭。可。乎。不。可。乎。

文輝曰大全載升飲之時勝者袒決張弓不勝者襲衣脫決弛弓執附此非揖讓之節原不必及至勝者乃揖不勝者升亦自知難通乃曰或以勝者乃揖句或以勝者乃揖不勝者微讀一如王肅鄭玄較論語句讀者說經掃地矣
張文楚曰一耦必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

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讓也
下階亦然註并失讓字

五畝之宅

一夫所受二畝半
在田二畝半在邑

此自造典文祇曠括趙註為言而邑註不明凡附會註說者皆以國邑當之以趙註有各入保城語也按邑里也漢志稱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均有之若國邑則百里之國約有萬井其所為城不過五五二十五里耳然且宮城廟市去三之一乃欲使萬井八萬家之里居並入其內能容之乎况國賴封守未有

敵國不至城下而先棄縣梢都置子不問而僅守國
城者是亂政也考管子內政四民勿雜處田野之民
不入國都韋昭謂周制城郭之域士工商而已農不
與焉此所云邑但是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井之
隸于鄉州閭黨者自有邑居非國邑也若入保之
說則斷斷無之俗儒引詩以上入執宮功謬當入保
夫執功執官役耳以執官役之人引作春秋戰郎
禹人入保之保豈可為據

抄變詞例錯

巧言令色鮮矣仁

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或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程子恐讀者不察或于巧令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所以解害辭之惑也

如是則夫子是言本已害辭而讀者惑之故程子直
變鮮仁為不仁以解其惑殊不知夫子他日更有巧
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
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詖狡譎誣罔抄變陰
陽二三諸習弊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
做工夫猶好言自口色莊者乎已耳未嘗絕天良也
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
則巧令原是善字故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

如流以頌之。卷十六夫以善諫之人而目為巧言向使果屬不仁則師子野頗知書將必拂衣而起矣。毛詩禮記左傳非肆欲之書師子野叔向非亡心德之士三經所載竝不害辭乃以論語開卷第二條而言之不檢遂有流弊則將置夫子何地子所為讀四書而每憤然也。

文輝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堂堂即令色難竝為仁則正是鮮意未聞子張絕無仁者。朱樟曰鮮爾雅訓罕訓寡訓少竝不訓無况絕無乎且專言祇言也祇言鮮則尚有可知今欲補救

聖人而先自坐以訓詁之流弊誰補救之。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六句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否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此故抄變其句例而大旨俱乖錯者本文大旨祇重信恭因上句開指下句申明若曰信則近義以其言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遠恥辱也因則不失親以其亦可宗也從無異解集註忽從而抄變之劇輕信恭因而轉重義禮與親謂約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則以字論之信者誠也諒也踐言也從來字書竝無以

約信解信者曲禮約信曰誓謂要約而主于信則謂之誓若約信而又曰信出自何書且信是信不是約也以句論之則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當用矣字不當用也字矣是承煞詞也是申煞詞也矣不相借也况以文義論則既曰信雖或不近義而言亦可復尾生未嘗不踐言也此揆之字句與文義而無一當者按經解以信義並稱曰信與義而表記引子言直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明明以近義近禮屬之恭信聖言有明証矣何抄變為

張文齋曰有子教人恭信因集註教人不徒恭信

因便自相反子服景伯謂若有陷失寧近于恭閱馬父猶非之謂先聖王以恭相傳豈有失道而猶近恭者若信則从人从言言而不信不可為人故增韻以慤實不疑不差爽為訓因則左傳德虐之行因以為常詩因心則友毛傳因即是親總是信必近義恭必近禮因必不失親故有子教人如是否則反以此為戒大非旨矣又曰信有以行信為信者越告糴于吳使素忠為信謂之使信漢律當乘傳者持尺五寸木為信謂之傳信總行信也又有以踐信為信者左傳再宿

卷十六
為信。謂復留也。信罪之有無。謂覆効也。總踐信也。
若約信為信。則從來無有。

蓋有之矣。

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未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

只言我未見力不足者。縱曰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語。蓋論語是夫子口說。啓齒闔吻。皆有起訖。如佛家語錄。然今宋儒自敘講說。一倣佛氏語錄。代以俚俗。獨于夫子口說。如此明快。亦必抄變之。使支離掛搭。無可解說。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通。若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則于夫子未見一嘆。顯相悖矣。况偶未之見。添一偶字而改也。字為耳字。則于句例。文例。無不抄變。以致講師傅會。謂此章嘆三不見。此用力而力不足。亦是用力於仁。一等人。而惜此亦未見。所以可嘆。此則明反聖言。顯竄經文。未可回其初心。曲求解說。使夫子反覆開示。苦衷悉付之詭隨已也。

吾與汝弗如也。

與許也。

與無作許解者。自此註一抄變。而宋人增許字一詰于毛晃韻中字學。已亂况許汝弗如語。亦不安。漢包

咸註吾與汝俱不如也。王充論衡孔問篇亦曰吾與汝俱弗如也。是依文作解原自明白。况史亦有之。魏志夏侯淵字妙才。魏武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張昭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

張文胤曰論語吾與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與其進也。皆黨與之與。謂相與也。與毛詩不我與必有與也同。

士而懷居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此與士志于道而耻惡衣惡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相為表裏。故舊注士當志道不當求安。若懷居非士也。直以求安解居字。謂身所居也。朱氏改作意所便安處。則意境開濶。隨意所到。盡皆私利。不止不足為士矣。况意所便安處。則必以處字釋居字矣。乃大文祇居字而添便安二字于居字之上。若便安是居。則便安既居。處又居乎。蓋居字只作處解。孝經仲尼居皆單以居一字作身之所處。為言是以禮記答問皆曰居吾語女。即儒行起居玉藻居士毛詩職思

其居亦皆止居一字而無異解若借用他所則惟心有之如論語居之無倦孟子居之安類特士不當懷心耳至于意則不居矣且意亦何可懷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於天下是行于天下本句有行字若云無適不然比之雖之夷狄不可棄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且得衆民任有功使人正行字明註而曰無適不然則于恭寬五句全背謬矣不知此仁是治天下之仁故以五者爲仁之作用卽以不侮得衆爲行仁于天下之效

驗原是泛論並非以子張所不足而告以此觀後篇子張問從政直以治天下大經大法舉堯湯文武帝王所相傳者而盡告之必非子張所不足可知也後堯曰章亦有寬則得衆四句此必古有此成語而引之爲子張告者謂張所不足實死妄苛刻之言

故君子以人治人

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明有兩人字必添一其字并添一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則與上文兩柯下文一已一人俱不合從來以暴易暴所暴非卽所易者以敵攻敵所敵非卽所攻

者。特君子忠恕。祇以自治。並不治人。而治人在其中。故曰慥慥曰不遠。若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謂不遠也。

邵國麟曰。禮記冠義。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是以人之人。即屬君子之身。下文施諸已之已也。孝悌忠順之行。即屬君子之道。下文子臣弟友之行也。特冠義重為人中庸重自治耳。若并作一人。則繆戾矣。民可使由之。

民可使之。由于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耳。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矣。

聖言可使不可使。而註又以能使不能使。抄變之。夫能與可。非通字也。可與不可。我得主之。此其權操之。自上。故夫子言此。勉有位者。若能與不能。則但任自然。聖言反多事矣。且使由使知。當有著落。由者行也。謂行事也。知則知此所行之事之義也。今日由理之。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則是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上之使行理者。作何如使法。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實。未聞唐虞夏商周有使民行理。

者此大荒唐也夫此一民字除學宮俊秀及士官師外卽周官九職任民之民其事卽九職任事之事如三農園圃百工商賈以及虞衡藪牧嬪婦臣妾閒民皆民也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皆事也使之者則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化阜通而不更導之以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以祇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卽或事可通教如以十二施教佐十二職事之所未備然亦只教以行事而不教以義如教祀事者祇使教祀典而鬼神之通不教焉教昏事者祇使教昏儀

而陰陽之合不教焉何則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始必以論說緩行旣而以疑臆礙行萬或錯誤或遷變則不惟不知而終于不行是上之不使民知豈欲愚黔首哉豈朝四暮三哉實揆之于民而有不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公也

本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在無毀譽之故今及曰吾之無毀譽在三代直道而行之故則所以反悖矣

且三代之所以何解本文止一所以字何以抄變其語又增出吾之所以無毀譽兩所以字從來所以不接所以字中庸所以行之者三上不得添天下所以達道五孟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下不得接所以善推其所為此易曉也乃大全載朱氏註此時其徒王柏親見朱氏改討註文直至通夜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若曰直道而行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用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云云則又以所以二字獨

屬上無毀譽句而于本文之所以反增一用字曰所用以至今講師皆遵之夫用即也天下有所以以而可以成句者乎且自云難簡潔而其支離繚繞抄變添補至於如此即本文止一民字而直道而行下又須添之民二字夫毀譽在我不在民也若以民故則毋論春秋之民已非直道即夏殷迄周一治一亂不必皆直道行也直則無毀譽不直則毀譽將毋桀紂之民當毀譽耶
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包咸曰凡有所譽輒試以事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何等簡潔

蓋斯民雖殊自夏商以來竝鮮委曲其所以何也曰好惡審也

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磨之之故也磨即試也此舊來所以之解皆一轍也

若此毀譽作用人解亦從來如是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宜為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劉昭註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厲選舉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且亦見直道

而行其所以在磨試同意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合下節

戒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工夫

大學誠意中庸率性皆以慎獨為入手工夫竝無二學戒慎恐懼只是慎不睹不聞只是獨隱微動靜總只一串稍為分析即破碎支離無下手處矣乃抄變其文巧作比配自戒懼慎獨隱見微顯大本達道中和位育無不以動靜存察分配到底未逢王明野先生而先造八比是亦經學一大變事其後知仁勇天多不能具載觀者以類推之

或生而知之節

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

知仁勇三者不過知行二字為功夫要領何必支離破碎至于如此幼時在塾中間先教論兄講哀公章而疑之進詢曰生知為知學知為仁困知為勇未能釋然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為勇則疑倍生矣此是何解果理道如是耶抑工夫如是耶抑亦文字語氣如是耶一坐嘿然無以應

四書鄧說曰此告哀公文也人臣告君當使君可曉

如此文夫子方欲勉公以困知勉行故特告之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其快捷抖擻見言詞間乃語畢須更端曰臣適所言知一成功一二語是說勇則索然矣在當日告君時必無此語例在門弟子傳述時亦必無此書例在中庸則必無此義例何故有此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細也致廣大極高明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則皆存心之屬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致知之屬也大全四句上截只屬心下截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存禮屬行

此節取駢駁從來莫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不知何故又造出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以抄變本文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慎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為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必不可掩雖另造或問多方解說以曲護之不得也乃附和之徒亦知無理又巧為作說于存心致知兩截中謂上截已矣下截則又分知行使道中庸

崇禮可別屬之行以稍免致知不通之誚則既經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已比之九衢八閭而且直劈之中又分各截雖公輸巧匠必不能操割而以此為聖學入德之方寬哉不亦難乎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于誠矣

此承子言誠者誠之者而合人于天合教于性合困知勉行以進于一誠惟恐稍露參間使誠與誠之啓低仰之漸故此兩則字與子言及其知之一也成功一也兩一字刻切肯綮前後照應而乃故為抄變以

分別之曰明可至于誠則夫子諄諄告誠與子思切切提接處總蕩然矣况本文同字同助同語氣而可任意低仰豈文例果不足憑耶何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
小註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

此亦抄變之無理者至是終極之名所謂到也若一等則始事矣况此次字亦不是次第之次志氣何容分等第毛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言次舍也志之所到而氣即隨之而舍止焉則同功一體不容兩事故有既曰又曰之辨否則第一過了自該第二其

于既又二字亦說不通且至此曰至焉次此曰次焉兩焉字是兩相應詞若是等第則宜加也字如生知上也學知次也作煞上詞未有以第一第二作呼應者假曰生而知之上焉世有不譁然而起者乎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有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據此則求放心但為學問而設其曰義理昭著謂必存心則學問義理始昭著也曰有所發明必存心始學問可發明也是孟子一生只在求放心而註者抄

變其詞謂必著義理孟子一生只存心養性而註者抄變其詞謂必發明學問是背馳也此不過因改大學格物為窮致物理以學問加之正心誠意之先因之凡求放心凡盡心知性俱顛倒抄變名為補救而實所以曲護己意故解此節甚鶻突一似求放心所以學問一似求放心又須學問因又曰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殊不知孟子歷言盡其心存其心放其良心陷溺其心豈無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心不若人人心亦皆有善其言心不一並不曾有學問二字况此求放心明指仁心從仁人心也來仁

人心也然後接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接有放心而不知求然後又接學問無他求放心而已是此心即仁心求放心即求此仁心與志氣清明下學上達何涉况昭著義理發明學問則直忘却前文自為作說宜其引經據禮皆祇見一句而于前後文全不曉也但四書正義什伯于此而此且不及第以故變詞例言之凡經文而已矣皆煞指之詞謂祇在此也今反曰不止放心須在學問二字上則毋論他經即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謂孝弟須堯舜仁不仁須道二則人必笑之况有無他字如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可曰善推所為須大過人乎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則知至之謂知性則物格之謂
之盡即知也次節仁之至即行也未節
首節知
俟死承事天言
身

此抄變之寔甚者以盡訓知非字法盡心者由于知
性也非句法以末三句分配上六句亦非章法大易
盡性中庸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即孟子盡心耳矣盡
心力而為之非知心也况謂知性是物格則性即物
矣尤屬無理總因改大學格物而意不自安必多方

拘曲以伸己意實則知性是格物不特大學無此說
孟子無此說凡古昔聖賢俱無此說大抵心性天一
串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天命之謂
性是也然是溯而得之非逆而出之也蓋盡心之量
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
此誠而明者至存心養性是一學問人故曰事天言
從事乎此也若修身俟死則困勉終身又降天一等
而曰命言不過從天之命我者使不殞耳此實孔孟
論學層次如生知學知困知及生安學利困勉等並
非兩頭一脚分承拆配如朱子註中庸法蓋聖賢口

卷十六
語。經。書。文。例。俱。未。嘗。有。時。文。配。搭。在。唇。齒。中。也。讀。者。詳。之。

死。壽。不。貳。卽。修。身。俟。死。謂。修。身。之。至。不。以。死。壽。貳。其。修。也。與。知。天。何。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沈掄書秀升較
周韓石臣較

四書改錯七十

添補經文錯

賢賢易色

賢人之賢而易
其好色之心

祇一色字必添好字已過矣况好色安可易又必添好色之心然此是誰之心又必添其好色之心則以一字而添如許字天下必無此文理又且經中多色

四書改錯

字萬一其次辟色亦曰吾辟其好色之心將何辨正
不知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翼則色是顏色
謂改容而禮之舊註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輕易之
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李尋論天象
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
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

無違

無違謂不悖于理

此無違正對孝字卽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
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添補一字乃以恐涉

從親之令預添于理二字于其下則理卽禮也理者
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旣曰不違于理則其說已明
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况理與禮同音旣曰不違
理又曰不違禮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
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豈非多事
朱樟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懿子學禮夫子則
從親爲孝正與下禮字相合祇未經明言則不改
父臣與改父政未知所從在何等耳若謂無違非
從親便是錯解况可添字

吾必謂之學矣

四書改錯

惟未學故斷謂之學今添一已字則于未學句何解
豈有冤誣之者而以此救正之耶且已學已耳何必
曰必未學須斷已學不須斷也又且本文既乖其于
已說亦一往矛盾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猶
兩下卜度若已學則生質之美又冤誣矣添補之驕
駁如此

大學之道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大學學之大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大學習大藝小學

習小藝而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大學躐大節業大道
小學躐小節業小道總是一義朱氏改大學補格物
窮理為學者始事而時多譏之因心不自安乃作答
胡廣仲諸人書自為辨說且造小學一書以為古人
涵養主敬皆在小學中故入大學後便可格物窮理
因目小學為小子之學而于大學則添一人字曰大
人之學然終不能解說及或問大人二字但曰對小
子之學而言亦竝不言此何等大人也明儒薛應旂
為兩浙提學副使以大學之道試諸生諸生有以三
達尊對者應旂斥之其人曰大人之學朱氏章句也

大人舍德位與齒有他義乎應旂曰不然吾亦知章
句添此人字然此字有添不得者假以德耶則何以
處小學大學是大人得毋小學是小人乎若云以位
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本文何解如以齒吾未聞長
年高年而稱為大人者也况十五甫成童未成丁也
即高年亦未也其人慚而退詳見大學証文諸書長
翟大人與大人擁樹
而驅皆指長大言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
如此程氏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為政以德是以德為政譬如以下是此喻以德為政

之象北辰比德眾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庶政具舉
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
張振裘則領挈象有然也乃添無為而天下歸之一
語則是無為而治之譬驢頭馬嘴矣魏文靖曰解經
竅患添設論語兩譬如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
故加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取譬又一意者集註于
為政節孰先傳焉節兩譬如各自為說不知何解四
書有倒譬譬如為山譬如平地是止進之譬倒譬也
有反譬譬若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若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持載覆疇錯行代明與此俱是正譬而

此尤正譬之最明快者何可以添補為抄變如此
包註德者無為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若何晏異學
本習老氏故晉書耕籍詔早有朕思與萬國以無為
為政語實當時文臣變亂儒說大啓惠帝荒政及清
譚虛無神州陸沉之漸今程朱二氏援華山之教以
參易聖經宜其見此有冥契者但聖道聖學實不如
是本文明下一為字與無為反且禮記有哀公問為
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
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明日必有為
明日必不可無為重呼叠喚而註其書者必從而盡

反之可乎不可

詩三百

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于性情之正否曰若
關雎鹿鳴固是發于性情之正若桑中溱洧等
詩謂之性情之正可乎只
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

朱氏既創淫詩說必曲作回護以為詩不能無邪惟
讀者無邪耳因之講章必加讀字于三百之上不知
自淫詩說行在明代日講不進國風謝文正著學規
不使少年先讀毛詩是父不可以教子師不可以訓
弟臣不可以進之君尚謂其書可讀乎且惟三百皆
無邪故曰蔽蔽者蓋也此如世家云三百皆弦歌皆

四書改錯

五

合禮義皆可。竝韶武故統舉三百而祇以三字蓋之。若讀則何計多寡。讀詩而已。其于一言三百于蔽字。總屬不合。况經忌改補。果有讀字則記三論者何難。直出其字如誦詩三百類而必待宋人補之。又况讀詩無邪。讀淫詩則必不能無邪。桑中鶉賁皆刺淫詩。刺淫非淫。猶之刺暴非暴。刺亂非亂也。故可讀若朱子所改淫詩皆君臣朋友纏綿悱惻刺心洞骨之語。一變作淫則如嫪毐言淫事。從肺腸道出。魂魄俱動焉。得無邪故宋元中子即武作經論謂少讀箕子麥秀歌怒焉流涕稍長讀狡童而淫心生焉。一

若隣人之婦皆目挑而心招者。既久讀小序然後知狡童刺忽。爽然自失。蓋讀詩之全繫于說詩如此。今既已妄說而又欲責讀者以無邪。是置身娼室親聞咬聲而使之正心。其為大無理大罪過莫甚于此。若淫詩之辨詳見白鷺洲說詩卷

遠宗曰自淫詩說行而儒者力大其徒王柏并欲廢三百謂出于漢世間巷浮薄之口非舊本其說竟載于宋史儒林傳中。其後金履祥輩皆堅持其說。然總無証據。及明程敏政阿諂朱氏乃謂漢書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

魯梁趙頗有詩當此之時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信如此言則三百篇非漢人偽書乎乃考之漢書敏政刪改其文于詩始萌芽下刪天下衆書三十四字頗有詩下則割其半句以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一句割禮春秋下十二字而獨存三字天下有是引書法乎然且為雅為頌一人不能盡作偽而多人輟合將廢國風廢雅廢頌廢春秋傳及三禮之引三百者而且旁及史文皆遭改竄稍有人心亦當惻然抱不安矣若歆傳本義係歆責博士立傳說學官

並不指詩詳見經問十五卷

不知為不知

况由此求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乎

不知是知知不知是知明白了義乃又添一語曰由此求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反首鼠矣凡言必有要惟子路強求不知故子所告者要在不强不知不要要在求知此非可一打一搓挪者稍一搓挪則言失肯綮聽者適迴不如不告之愈矣况天下有不能求知者中庸言道之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求知則惑矣大禹治水未嘗知河源周公闢六服不必識西葵

講越雉也。至言學問則有求在知，有求不在知者，辨菽麥而作食，此求在知者也。雖有嘉穀不食，不知其味，此求不在知者也。倘食未入口而強求知味，求亦何益？故不學不知道，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苟曉聖學，定不以夫子之言為有弊矣。何添補為？

事君數

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

數不是言，本文並無言字。舊註作速數解，即祭義祭不欲數。曾子問：「不知已之遲數，祇偪促煩瑣之意。」子思所云僕僕亟拜，楊子所云頻頻之黨是也。先仲氏

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本文甚明，添一言字則換一解矣。此非抄變經文而何。

繪事後素

後素後於素也。

後素謂素在後也。繪衣裳之事，先布青赤黃黑四采，而白采在後。虞書十二章所云：「以五采章施五色者。」其次第如此。故考工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素功在後，正其註也。乃妄據禮器白受采以解考工，遂以後素為後於素，後素功為後於素功，總添一於字而論。

語虞書禮器考工記四書俱改變矣詳見禮樂條

卷十七

我未之見也

但我偶未之見耳

未見力不足反復諄諄上文起下文繳上決言力無不足耳添一偶字則見力不足者是其常而不見力不足者反其偶也此非夫子之言也錯也

遠宗曰道有力不足仁無力不足中庸中道而廢文王望道未見皆力道者故夫子亦明明以力不足者一等告冉求若力仁則仁人心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力仁與力道安可不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節

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而不及樂則是好之未至也

此又添出一層使知好樂三字彼我勾連無一步可進正首鼠之最壞事者知好樂即知行得行必先知得必先行此為學次第不待言也夫子亦惟恐一知便了一行輒止故兩以不如連作警惕而乃又回護知行一語以補救之則索然矣向使知之不可不行行之可不得則其言有漏或須補救實則至知不是行至行不是得譬之知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本求飽然方食不即飽略作補救便是蛇足况聖人立言

四書改錯

九

自有輕重縱使知好不可少亦不須補夫子曰吾不
如回則回之不如夫子何待補言昔縱橫家有反言
見意者曰吾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
如生耳則其言大謬不惟補救決當改正然使其人
曰吾固知貴不如賤旋正曰必須貴曰富不如貧旋
正曰必須富則其人立言之意已掃盡無餘賸矣是
謬言尚不可添正一字何況正言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黨類也君子嘗失於厚小人嘗失於薄君子過
於愛小人過於忍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
矣知

如此則是人之黨非過之黨矣國語上黨之國註黨
所也此黨字亦當作所解謂過之所也如周公使管
叔監殷其受過之所在愛兄孔子答昭公知禮其受
過之所在敬君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其受過之
所在孝親故曰觀其過而仁可知焉乃添出厚薄愛
忍四字已乖迕矣然且直添不仁二字而以仁不仁
對待立言毋論本文無知不仁語即學人解經亦應
知當時有解是經者嘗考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為
本司受過人謂即論語觀過知仁劉宋張岱為西曹
掾以母年八十而違制去官宋武稱為觀過可以知

仁。漢外戚傳。燕王上書。謂子路喪姊而不忍除服。卽
子。曰。觀過知仁。後漢吳祐稱。嗇夫孫性。以親故受汗
辱。名可謂觀過知仁。則漢後行事。但以知仁引此經
若。知不仁。則遍考無有也。且解經并應知他經之有
與。是經可證明者。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
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是觀過知仁。他經顯然也。
若。知不仁。則未有也。

張文。蠶曰。過同于誤。原不必在薄忍一邊。或過未
必。仁斯有之。若不仁。則惡矣。如驩兜。薦共工。四岳
薦。鯀。同一大過。然驩兜非薄忍。四岳非厚愛。如此

則。於仁不仁。何與。故知知仁。須觀過所也。吾浙康
熙。乙酉鄉試。出是題。主司周桐。塾先生于監臨。擬
程。大批。愛忍。厚薄。不宜入文字。若知不仁。卽痛抑
不。錄。是科所取多名士。硃墨文甲天下。聖世文
治。必多應運而興者。此非其驗耶。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爲惡。則無矣。

此。添一句。破壞事。夫子言有分寸。豈不知裁志仁。未
必。無過。然誘人之語。須是如此。略一撓擾。便消阻矣。
故。知聖言。無補救法也。乃四書諸註。全作補救。其于

四書改錯

補者之身分則擡高矣如聖教何先仲氏讀此註嘗
曰小註有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
向東去則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此說
最確然當其向東時設有人曰此向東去未必不向
西則其人尚肯行否是其人之終不向東行從此言
始矣

仁與惡對待仁惡即善惡以仁者善之長也聖學所
分只是善惡並無理欲對待語理欲對待起于樂記
為西漢儒人之言前古無是也大學止至善中庸明
善孟子道性善惟論語以仁字代之故特發此論使

仁惡對待勢不兩立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又
恐其有過舉添補一句夫過即惡也吾不知所云過
舉者是何等舉法舉在心抑在事一打一搓挪究不
明了然且自知無理又添補曰苟志仁則雖有過差
不謂之惡又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則夫
子祇無惡二字何嘗有有過無惡四字而添之又添
補之又補救之又救其不明聖言而支離乃爾然則
聖道與聖學不中絕耶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惟唐虞之際
乃盛于此

四書改錯

此與下有婦人焉二句決接不下須增降而夏商皆不能及八字添補經文固已不合且既貶周才忽揚周德周章難明故註欲于至德節另作一章亦疑其說有齟齬也。不知周德之至以才盛起之謂有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翻覆見意前後一串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為盛猶曰於斯為美於今為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合必添出八字而後可接下句于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亦不合况前聖後聖竝無低仰孟子

定道統既以禹與臯陶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太公望散宜生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名畢散而忽與禹稷臯陶較升降分優劣者則于千聖相嬗大統亦謬亂不合何苦為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祇文質等耳是本文即不可相無四字已是添出加之若必盡去其文以下二十字始接虎豹句天下無此添法矣舊註陡頂去文一問曰若然則文質不分虎豹猶犬羊矣竝不添出一字何等直捷了快即本

文三。猶字亦一氣相承。如連珠。此非廬山真面目耶。

為之難

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此添補之寂無理者為之難言為仁甚難也。之者仁也。惟為仁甚難。故言不得輕發也。今忽添心常存三字于為之難上。則此之字是事字。大無理矣。且牛疑。初言非仁而子告之以惟仁。故初言則此為之難。正是仁。正是初言之故。而乃反添一事字。謂為事難。是初言之故。又添一心字。謂存心是為事難之故。使斯謂之仁。一問千頭萬緒。了不相應。天下有是問答乎。

且何以極直捷痛快之文。而必使周章繆蔓。至于如此。况既註四書當識四書字憲。問仁曰。可以為難矣。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則此難字正是為仁字。在論語自有照應。而乃添心添事雜出。何為。

內省不疚

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于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

又添無愧于心四字于內省不疚之上。與為之難同。無論一氣之文。必添兩層。與司馬牛兩問公然兩對。過于有意。乃既註四書亦當于已之所註略一檢點。中庸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註言無惡于志。猶言無愧。

于。心。則。無。愧。于。心。是。內。省。不。疚。之。效。也。今。註。論。語。而。又。以。無。愧。于。心。為。內。省。不。疚。之。由。則。一。是。效。驗。一。是。功。夫。將。何。適。從。豈。儒。者。註。經。而。可。使。兩。經。兩。註。自。相。矛。盾。如。是。

以直報怨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於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以直報怨與表記以怨報怨不同直者不委曲之謂正對以德報怨之多曲意言乃集註以愛憎取舍又為添補而理反難通既曰於其所怨者則怨有何愛怨亦何止於憎若取舍則倍無此事夫所謂取舍者

惟境與物二者耳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是境也伊尹一介不取與是物也怨則有何取舍豈報怨當取其人不報怨即舍其人耶

時文有云怨有必報者君父之讎不與共戴是也怨有不必報者睚眦之隙一笑釋之是也所謂直也

古小學講錄云愛憎與曲直大別曲直公而愛憎私以愛憎為施報此宋學大悖謬處朱氏怨林黃中劾已遂擠排黃中使終身不振唐仲友謂朱元晦尚未識字遂蓄大怨曲揭其在官時事不遺餘力致仲友所著書亦皆毀廢而後已故當時後學

如馬端臨輩尚以黨同伐異純任好惡為朱氏咎

然則以愛憎為直豈可訓也

程氏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
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不止添補實一友子言以救子之失然而不必者
子明言氣質不下性字與上文本性相對則原未嘗
失言也孟子以堯為君而有象王制五方之民各有
性不可推移蓋陰陽之氣血肉之質原有不能變易
者程氏乃云此總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
下則春秋傳楚越椒晉揚食我當初生時即知其淪

滅此與不求放心何涉且以不求心而習愈下為下
愚所從來則是習矣本欲以習移下愚而下愚是習
則其所以移之者又是何物况氣質之性朱氏謂起
于張程則此正性之屬氣質者雖明言性亦無害况
本文無性字而乃以下愚非性而補救之不又多事
乎

當仁不讓于師

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何遜之有為仁
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當仁有二解一是相值謂適相遇也一是相承謂擔
當也未有入心而適相值者且未有人心而可擔當

者此當者事也。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也。遇行仁之事，或擔當其事，則雖師不讓以其急也。今日人所自有曰在已，則仁字且不認清焉。得添補况善名在外，不知在外之善名是何物，請添解之。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末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唯聖人為然豈可貴之門人小子乎

此書最直捷自君子之道至焉可誣也六句二十八字祇得一氣大概言君子教人或先或後如草木之

有區別豈可誣也一氣有始二句又一氣如是而已。今註忽抄變其詞故作拗折夫以兩賢為主客主本欲曉譬以抵客且示門弟子則當下措詞惟恐其意之不出乃其意必不能達一嚀一噤必需在旁攙助之如傅婢之助嬰叻竊恐子夏在當時必不出此今試誦之君子之道下必攙以其末以其本六字然後成得先傳後倦句先傳後倦下必需攙但學者所至八字并有大小三字然後可接成草木區別句草木區別下必需攙若不量其淺深至誣之而已四句二十八字然後可接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句是本文一

氣而添作四氣本文二十六字而添出四十六字豈有此理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憫也皆數語一氣竝如先傳後倦直接區別可証

註疑倦字作怠解似教不宜怠故以不怠反言之不知古倦字是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史稱傳信為符信或繒或帛或槩刻木為合符而券即契

也以木牘刻之為要約之書屈曲犬牙各持其一以為驗是傳券符合皆彼此授受傳信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乃說文舊註謂券即倦字周禮考工記輔人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即今倦字是先傳後倦兩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掩撫而集解與集註俱不識子嘗曰四書未易讀豈或過焉惟教不宜倦故有誨人不倦語此兩字大宜分別

其揆一也

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如此是揆其非其揆矣爾雅揆度也揆固作度解然

是聖人有揆度不可云揆度聖人况又添出道字乎
舊註云聖人度量無不相同蓋得志行中國必有劑
量百物之度故舜當攝政作百揆官百揆者謂百凡
機務總在其劑量中也此本實字非虛字也註又錯
也

張文楚曰小雅天子葵之葵揆也言諸侯驩燕皆
在天子度量中其字義竝同

日三省

以是三者
日省吾身

日三省而日日三者省不通且必增以是者三字則

添出矣然添出仍不通開口但云三省而日吾以是
三者省可乎三省三次省也荀子君子博學而日三
省乎已日三省三字連屬不是三件與三畏三樂前
後各以畏樂字照應者不同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安知其將來不
如我之今日乎

此則怪誕之極不止錯矣不如今日非不若今日也
謂與今日不相同也若謂不如我則不若我矣悅不
若已聖賢所惡好學可不若已忠信豈可不若已况
四十五在後生為虛期一着我字則夫子今日之

我與四十五或前或後俱須着落又况往來今昔
從來屬一人言毋論後生是今四十五是來本文
瞭然即毛詩始者不如今論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俱無兩屬若云爾不可諫我不可追則笑話矣
又况說忌附和朱氏附和宋人說而不知其非近則
知朱氏之非而故拚良心俗儒講師皆云安知後生
之來者不如我今日之期望後生以附和朱氏使不
如今三字既可屬我又可屬後生嗟乎在遵註則得
矣聖經何辜橫遭禍烈幸秦皇所不能焚者而一旦
支離駢駁挖搭破碎至于如此讀之慨然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

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問間字上亦當有與字

祇一人字而添出人君用人之失諸字既已怪極且
謫者謫其人也既添諸字則所云謫者不謫其人而
謫之用人之人其于人不不足謫本句亦已難通然且
此一人字直與下文莫不仁三莫不字相照應言人
人然也若用人不足謫則于三莫不字無呼應矣况
政不足問又欲明添與字在本文內尤屬無理徐仲
山日記曰國家有人民政事戰國叔世人民政事多
不可問然在善圖治者但當求之君而不當求之民

與事蓋人任君移政隨心轉君心者圖治之本也

子欲手援天下乎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本文祇七字而添至二十五字豈有此文例此本直捷言天下溺自當援之以所守之道可手援乎蓋不越禮卽是道此正示之以所援之自有在也猶云我嘗是教兒也何必添如許字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

誠已是信乃又添意惻怛三字則仁矣信與仁何涉

且既可添字則何字不可添萬一添恭敬羞惡于誠意下亦是信乎况信本是德大易以仁義禮信爲四德道經以仁義禮知信爲五德是信不是效故信可用功者禮請肆簡諒肆者習也諒者信也信原有功力可以習學而乃曰人信之曰上下交孚是指之爲效而于信之一字全無本體可乎又况信對勞言則徒役簡稽令無參變增韻所云不差爽者若信對諫言則篤摯慈實言無虛詐集韻所云不携貳者非可以交孚二字謂民亦信我君亦信我也故此從說文諸詁則單訓誠字不然則從大易訓貞字論語亦云

君子貞而不諒若云人信我則既屬之效而附和之徒謂誠意惻怛是信字之由則信竟無字此誣妄不道大壞經學者不可不辨

故時措之宜也

既得于已則見于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言成已成物一本于仁知之性故外內人已時措之而皆得其宜寂了快語乃忽添事字且專屬之物使同德合道以故字統承者而忽作偏戾大無理矣况事是何物本文于仁知道德外別無此字見中庸說是以論其世也

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詩書不是言世亦不是行詩自吉甫寺人諸有名外知是誰言書自仲虺伊傅周召諸大篇外亦不盡著為何人之言若世則時代之稱前世後世創世繼世何處可着得一行字况既曰考行又曰行事之跡則古人行事舍詩書別無可見不得以詩書專屬言謂詩書之外別有行也又且順文通讀謂友天下不足又友古人則必讀書論世以知得其人而上友之諸其字皆貼古字讀古書論古世然後可友古人也若人指人則其乃一往鵲突添言補行古經從此大晦人為人人矣

矣。嘗考論世法如周有八士不知為何王時人而春秋外傳謂是文王時人師摯陽襄不知為周人魯人而古秦誓文則謂是殷紂時人此就人論世者若就世論人如同一行役在宣王之世尹伯奇之弟尋兄而作黍離則為友弟在平王之世東周大夫過西都而作黍離則為勞臣友弟與勞臣各有論法同一宅憂而商世重總攝高宗諒陰至三年而猶不言是為孝嗣周世重臨御康王受顧命甫七日而改服作諡行新王之禮是為令君孝嗣與令君又各有論法所謂論世當如此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稿又春晴

孫國虬天驥沈鳳起軼九較

四書改錯

入十

小詁大詁錯

學

學之為言效也

此小詁錯也特小詁不勝錯祇取數條略改之可類推矣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于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于學則實字矣此

四書改錯

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註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字學並無此訓卽有時通效作倣亦是虛字善可效惡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萬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之總名賈誼新書引逸禮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以學道言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術言則學正崇四術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

雅言

雅常也

雅言作常言無據詩書禮樂本先王四教亦名四術自入大學後樂正與諸士日夕誦說所云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者何待夫子口語曰常言又曰常言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聲音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此如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玄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亦一節也特樂難言祇所執之禮文與詩書同四術闕一有故耳

執御

御爲人僕所執尤卑

四書改錯

御亦學問中事執之者言不使之博耳非謂其卑賤而易為力也若曰為人役則御雖稱僕如冉有僕類然太僕是周官名以大夫士為之與隸僕不同故曲禮君命名雖賤人必大夫士自御之昏禮夫御妻至于自御御君長御父御師御戎率御田長則職御所在竝非人役即趙嬖奚詬王良賤工良亦反詬曰小人正以田禽職御御與射相抗故耳况曲禮少儀皆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則此一執御不惟非賤役并非幼學安得卑之

夫子矢之

矢誓也

此舊多不解孔安國謂是疑文若以矢為誓則聖心坦白有何難明而必出于是且即誓字有必不然者誓者要約之名以未然言故盟戒曰誓約信曰誓訓將士曰誓皆與人照証約結後來竝無有以一己已事剖辨是否名曰誓者若然則是叔世市井行跡曖昧假詛冒以為解說大無理矣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又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子所不者竟以

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詰。蓋。不。者。不。見。也。此。是。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為。所。虜。正。同。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顏子即始以見終子貢因此而識彼

此。又。錯。者。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即。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按。古。人。論。字。以。一。橫。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參。互。不。一。故。曰。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于。數。為。小。成。若。一。事。首。尾。則。何。足。道。至。彼。此。對。待。則。副。貳。之。貳。如。周。

禮。獻。賢。能。之。書。于。王。內。史。副。之。之。貳。是。別。一。首。訖。與。二。不。同。故。顏。子。知。十。必。如。禰。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若。子。貢。知。二。則。當。如。廣。陵。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尚。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二。三。以。上。數。目。也。何。彼。此。之。有。

善人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善人以質言質美而未學者也

善人舊註即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間觀子張問善

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為質美未學一類則將得見君子一嘆竟撇却不顧直須另起何必衍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乖即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質美未學者善人為那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為那可以教民者也即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豈樂正子是未學者况孟子自解善字特云可欲之為善可欲即可願尚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未學之謂善也自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至善

惡二字則直斥之為佛氏門目而概置勿道往在傳是齋講學客曰學事只須分善惡兩途而司錄者輒請曰善惡二字不如更理欲二字為當舉坐皆齊聲是之其人曰不然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善惡何不可言皆嘿嘿而罷歸與先仲兄道及仲兄長嘆曰先聖先王所言者皆為儒者改頭換面一概瞞煞偶然觸及反驚怪為馬腫背此亦一也姑不具舉即大學明明說學乃開口曰止至善又曰道盛德至善而中庸誠身首功曰不明善不誠身其學知之事則曰擇善而固執故顏淵好學曰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一生
好學只是性善且卽以此而推之先聖先賢一部尚
書皆政治之書祇伊尹告太甲爲學便曰主善爲師
傳說告高宗爲學便曰慮善以動是善惡二字正爲
學者一大要領而乃以理欲二字改之夫春秋以前
自堯舜禹湯至夫子口中並無有言理欲者從來理
字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理義然未嘗與欲對至
河間獻王博士組輯樂記然後以天理人欲作對待
語今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解初不
意聖學錮蔽乃至如此

有天下而不與焉

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不與謂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爲無爲而治是也若
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衫衣
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
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
不與焉晉劉實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
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
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克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已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此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克已

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程氏曰須是克盡已私皆歸于禮

馬融以約身為克已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楊子雲勝已之私之謂克語然已不是私必從已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已為私稱曰已私致朱註謂身之私欲別以已上添身字而專以已字屬私欲于是宋後字書皆註已作私引

論語克已復禮為証則証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即以本文言現有為仁由已已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已不是勝已私也克已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二十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夫子既引此語以嘆楚靈王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何嘗有已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為善公克已復禮而後漢元和

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已以用人即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已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已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培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已自尅不必戰勝况可詰私字也

天下歸仁

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歸仁即稱仁與上句為仁為字同若云效甚速而至

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稱名之義故曰名謂此真善解歸字者若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皆直用論語歸仁二字然而不嫌夸僭者以論語是文從來作稱名解無諱忌也信此則天下之歸亦祇言其易簡而無他已耳何大效焉

作巫醫

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恒為之

四書改錯

巫醫非易事既知交鬼神寄死生而猶曰無恒不可為則是盜賊不可熙帝載非通言也况周官司巫司醫皆士大夫為之何嘗是賤役耶此係古傳文論語與緇衣兩引之緇衣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詩曰爾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是夫子解此謂醫不能療筮不能決也作治也鄭康成曰不可以巫醫治之與不占而已義同

張文彬曰治巫醫是巫醫治之倒文或謂此作如作之君之作作此以治之然又多一轉不知竟以

作訓治為直捷耳

為周南召南

為猶學也

此襲邢氏註然為不訓學考諸書竝無其義當作學而說之孟子固哉高叟之為詩原作說詩即漢書劉歆傳謂建元經師或為雅或為頌亦以說雅說頌為言則此不專說承上學字即以學兼說未為不可此如曲禮主人請入為席以整而兼設周禮世婦為齋盛以主而兼飾國策東周欲為稻以布植而兼興作一例

壹是

壹是一切也

壹是專壹在是如孟子志壹動氣穀梁傳壹明天子之禁與毛詩壹發五犯壹一通字不同若一切則便宜苟且之謂如漢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後漢王霸傳以微一切之勝皆苟且從事如以刀切物不顧長短惟佛家一切功德一切冤家解作大凡且讀砌不讀竊豈可訓矣或曰平帝紀一切論秩如真張敞傳願壹切受署亦似作大凡解然其本註皆言權補吏職草率行事則仍是苟且之意並無異解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四者各有分屬固不得混稱治骨角治玉石且亦分治不連用又焉得曰既切復磋既琢復磨錯矣况治角亦錯考工記以治角為翹角若磋則毛亨詩傳治象曰磋顧野王玉篇磋者治象牙之名凡切韻廣韻以及集韻韻會諸釋字書並稱治象從無曰治角者

期月守

期月匝一月也

期月不是匝一月若匝一月則論語期月而已為難
 通矣蓋期者復時之名謂日子月復至子月丑月復
 至丑月若一月則焉能復時故期是周歲尚書期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此明可據者然而擇中庸而周歲
 不守則雖顏子三月不違已踰三倍而尚以予智責
 之可乎故此期月雖小詁亦千載夢寐可嘆之甚不
 知周歲日期周日亦日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謂
 自旦至旦既已復時則亦謂之期故日期焉則此期
 月者是期與月二字不連屬或一日或一月合稱期
 月與論語日月至同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知命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知命即易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若禍福利害
 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君子不言禍福况禍福無求
 知之理又且知亦已耳何必更信本文無信字也又
 且趨吉避凶正是君子正與小人之行險僥倖陷穽
 不避為有別也又且論語末章極言知性命與中庸
 知天德孟子聞知見知知字相表裏而反以吉凶利
 害撇却正命則直認君子為小人錯到底矣此在經
 典稽疑引辨甚明韓詩外傳曰天之所生皆有仁義

禮智樂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此仁義禮智樂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如此則爾分東西。我分上下。各執一說。此如朱子與陸子靜辨太極圖說。辨之不勝。輒曰。請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此身所為事。而乃以之誣孟子。真笑話矣。孟子曰。水信以為無分東西。乃亦不分上下乎。人無不善。水無不下。東西流者。下故也。此以下句解上句。一呼一轉。正對針語。非撇開語。若曰誠不分東西。則兩開矣。無分者有所分也。信者不信也。此如墨者夷之章。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信字一例。凡辟異學多如此。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然猶可也。

自來經傳從無以然訓可者。然是也。如是也。切法云。

如言為然猶不可為。匪然則然之非可猶之匪之非。不然也。况同然曰同可則尤不可也。

張文釐曰：或問先生同然者同以為可，何為不可？先生曰：杜撰說書則無一可者，請即以孟子觀之。同然猶皆然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以為可乎？且即以本文觀之，同然即上文亦然也。惟耳亦以為可，惟目亦以為可乎？

楚之檇杙

檇杙惡獸名，古人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檇杙凶人名古四凶之一，即春秋傳史克所云顛頊。

有不才子名為檇杙，而國語內史過謂是鯀者，此在楚史官竊其意以斥凶惡，謂可以垂戒。因借此名實則有名無義。其檇杙二字不知何物，一如傳所稱墮斂，檇杙渾敦饕餮者。故杜預註曰：凶頑無儔匹之貌，擬作形似，而舊儒多事謂貌凶無匹，是必人面獸行，無與為類，因之偽造。東方生神異經謂檇杙惡獸，而賈公彥註周禮遂以惡獸入經註中。毋論爾雅以後凡釋獸諸書並無此獸，即以神異經觀之，檇杙有別號一號難訓，一號傲狠夫，傲狠明德不可教訓，此正史克歷數凶人之罪狀也。今記惡獸而即襲其言以

為別號傲狠已矣。獸有誰教訓而名曰難訓。此可通乎。乃後儒又多事謂不是獸名是惡木名。以字屬木。傍非才傍也。考木傍字。書自說文玉篇後。祇分註。檇字。杙字。並無聯合。檇。杙。為一名之木。至徐邈作說文。註以說文。檇字。下註。斷木者。變而為惡木。且引楚。檇。杙。聯合二字。以為名。則八愷有檇。斨名。檇者。斷木。斨者。長鎗也。同一檇字。而四凶是惡木。八愷又是善木。必無是理。且檇之聯合。杙猶檇之聯合。斨也。杙以檇而聯。作一木。則不知善木與善長鎗能聯合否。又且爾雅。序有不揆。檇味。語。檇是惡木。味又何物。請聯合之。

紕

孟子任人有問章

紕兄之臂

但註紕為戾。仍不知戾是何解。按儀禮人始死。恐足繆戾。難着。屢繆戾者。謂足轉紐不伸達也。今紕臂當亦反扼其臂。使轉紐如綯絞然。即謂之戾。增韻以紕訓轉繩。可驗。

折枝

以長老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折草木之枝。何用此二字。見經史甚多。未可故為異解者。以二字亦典故也。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

罷枝也。此卑幼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鄭註。抑搔。即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同。且是不為非不能。亦有明註。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為為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為。豈是難能。正孟子之解。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則以非卑幼事尊長。便屬媵諂。故加為長者三字。若折草木枝。即為人亦非難。何必長者。

蹙頞

頞頞也。人憂戚則蹙其頞。

頞豈是額。額豈可以蹙。說文。頞。鼻莖也。人凡憂戚則蹙鼻莖于眉宇之間。即攢眉也。若額則在頞上矣。在頞上與上文疾首何異矣。故吳諸葛恪傳。折頞廣頞。謂鼻根曲而額字寬。正頞額之辨。至史蔡澤傳。顏蹙。蹙。蹙。即頞也。然且字從鼻而易。頁為曷。正以頁曷聲。同而義則必在鼻也。于額何與焉。

張文瀛曰。逸雅。額。鄂也。有垠鄂也。頞。鞍也。偃折如鞍也。此分析之有形模者。可勿混矣。

雖萬鎰

此又襲趙註而錯者。鎰古通作溢。荀子千溢之寶。韓非子鑠金千溢。俱不計輕重之數。考周制以十六兩爲一斤。而秦制改斤作溢。則溢者斤之更名。卽十六兩也。故漢志黃金一斤。註謂此周之金名。而高帝賜張良金百溢。註謂此遵秦制而爲言。則一鎰爲一十六兩。此確據矣。若賈逵註國語以鎰爲二十四兩。則準之銖兩之數。二十四銖是一兩。則二十四兩是一鎰。此雖稍有見而未核實者。若趙岐孟康作二十兩。鄭玄作三十兩。皆無據之言。至喪大記朝一溢米。暮

一溢米。則溢字本溢字之通。溢者握也。卽一握米也。乃亦以銖兩爲註。分升分合。而皆不得當據律歷志合重一兩升重十兩。若合分爲溢。則一溢不過數錢。卽升分爲溢。亦一溢不得滿十兩。而正義亦以二十兩強註溢米妄矣。或曰鎰者春秋戰國間均物之名。在銖兩斤鈞石五權之外。故世鮮知者。此言得之。張文瀛曰。漢書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爲名。史記蘇秦傳黃金千鎰。司馬貞曰。按一鎰一斤也。則鎰十六兩。明明指出而從來不曉。必至今日始發之。豈偶然事耶。若左思吳都賦金溢磊砢。劉

淵林註二十四兩此本之賈逵之註而賈逵是註亦不可考嘗見諸書說鎰字皆首載國語二十四兩為鎰自宋元明迄今字書韻書及大全講說等無不皆然竊疑國語祇有黃金四十鎰一語而韋昭註曰二十兩為鎰並無二十四兩之說且諸書所引本文也本文焉有此既而觀枚乘七發射干鎰之重李善云賈逵國語註一鎰二十四兩然後知國語無此文而賈逵是註亦於此始見讀書固無盡而諸書之難信不易讀有如是也至溢之通溢握也毛詩握粟其據也然小爾雅又曰兩手

曰掬一手曰溢則溢通矣此皆前此未發者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孝弟為仁本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此下大詰錯也孝弟是仁本孟子所言甚明仁之實在事親則仁本孝弟也親親仁也則孝弟生仁也實者本也草木從實生猶仁從孝弟生也故諸書解此前後一轍如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則直用論語務本二字其他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祖亦本也唐宗孝經序孝為百行之源源亦本也後漢仁孝先後論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根本也。則直言仁是枝葉，孝是根本。若李延壽、孝義傳、序謂仁之所資，生房、玄齡、管子註謂仁從孝弟生，則不惟本立甚明，即道生亦甚明。乃以千百年不易之聖經，而一旦顛之倒之，直反諸所言而經亡矣。然且自為訓詁，改為仁為行仁，改本作始夫。本在字，書自蒼頡文，至說文、玉篇、切韻類，並無訓始字者。自程氏說出，而宋之增廣韻註者，直增始字一訓于本字下，即字書亦亡矣。猶幸本文具在，本文兩本字上下相承，無兩訓也。孝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

此二句係崇禎壬午科浙江試君子務本題其中式結尾有辨朱註如此

句者一時皆傳誦之

或曰始雖非本字，然與本為類，故可借訓。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即以始貼本，可驗也。曰不然，下論抑末也。本之則亡，而以有始有卒貼之，則始反貼末，卒反貼本，何以解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志乎學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此聖學次第與諸經言學處不異，故以經証經。則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即誠意慎獨，止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舊註學有所成謂

學至此有成立此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乎後世
易觀變乎陰陽而立卦之立作成樹解故學記強立
而不反謂之大成直以成立二字自為訓詁註解立
作守則從來字書無此訓且誠意慎獨忠恕絜矩作
何守法此皆不知痛痒語也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
事守矣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
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若不惑知天命則以經証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
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

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于人事不
賢亂如賈誼傳眾人惑之惑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
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
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
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為天此直指天
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今必牽連不惑謂不
惑是當然知天命是所以然則錯謂此不惑知天是
事理二字然不能顯然以事屬不惑又不能顯然謂
不惑是理且又不能顯然謂不惑知天總是理則周
章極矣註凡着層次必以當然所以然分別之實則

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
又。十。年。知。所。以。然。者。若。然。則。大。學。格。物。原。無。窮。致。物。
理。之。解。據。如。補。傳。所。云。在。即。物。而。窮。其。理。則。此。時。八。
大。學。者。意。尚。未。誠。第。一。層。工。夫。尚。未。下。手。而。先。使。之。
不。惑。使。之。知。天。命。天。下。有。是。事。理。乎。且。何。以。大。學。窮。
理。在。十。五。時。而。夫。子。窮。理。必。待。之。四。十。五。十。豈。聖。學。
大。事。全。無。定。準。可。隨。說。改。變。如。此。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隨
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
也而中

至于耳順從心所欲註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為解
此似有經據而又不然不思不勉安勉之分謂不勉
強耳耳順從心非生安不勉強也天下無生安而遲
之六七十者且不思不勉一齊俱到豈有十年不思
又十年不勉之理必以經証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
為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為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
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
失即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目俱為大
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
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

所云作謀辨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尚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為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去欲以為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即道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章大來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以身與物隔也耳順則不惟不蔽物且能通物禮運所謂大順即萬物從此皆感通矣若從心所欲則從不在心而在欲曲禮欲不可從原是從字虞書俾予從欲以治亦以欲屬從且正與絜矩有關合處聖人內

聖外王之學固是如此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節

張氏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

內外賓主四字發自張氏而宋儒紛紛闡發盈篇累帙不知總門面話無一略知痛癢者夫仁從心生以心為主而仁為賓心內而仁外猶且不可若仁為主而心為賓仁內而心外則大乖聖學非夫子書矣道心不主道猶之人心不主欲天下無心與仁可迭為賓主且分內外者告子不敢言仁外况心外乎心有出入而無內外以在外無寄頓處也仁則但有隱見

而并無出入。以在內在外。總無去留地也。猶是一水而暫清久濁。久清暫濁。雖與清濁有合離。而祇在水間。體驗者自知已。况賓主二字。出自禪宗。如所云相見分賓主。一棒一喝分賓主。從來儒門並無此言。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謂也。又曰仁字直聖字橫。

聖仁雖異名而實無異。詣往在廬陵講學。有問聖人何等施愚。山曰聖者通也。聲入心通之謂也。湖人揚耻庵曰如是則佛家所謂妙明覺性。非儒學也。曰然則字書何以曰耳。呈為聖曰字。書何足據。賢下从貝。

豈當貨取乎。然則聖字何解。曰以字書解字。必不若以經解字之妥。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聖專以心言。以心及物之謂聖。與聽曰聰。聰作謀之專屬耳者。正當分別。今此聖仁字亦應以六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為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己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為生之本。而夏為養之末。養祇遂生而春為資。

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于仁要之大學新民只在
絜矩中庸成物只在誠身聖仁無兩學立達博濟無
兩事一貫忠恕總以一心及物而已矣何理何地何
橫何直何高遠卑邇于此認不清則聖道聖學到處
兩概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程氏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
真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七
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乃情蕩而性鑿矣
覺之者使情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好學當實指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惡而無
遷怒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為善去不善而無貳過

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主善中事乃鋪張門面
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毋論此本俗
儒常談人所易曉即使不傳之謚在聖門弟子未易
聞者但講論過去何益于學况此實二氏之說如黃
庭經五行相推大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五行
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親得之陳希夷鶴林寺
僧之說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若此者直置不道可
也

遠宗曰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實事恕則不遷怒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再行則不貳過

卷十八

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張燧星陳較

四書改錯

九十

小誥大誥錯

下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此由見道不明過疑聖賢所造定有深淺且疑此際頗邃謚必非可以忠恕兩字顯然揭出故其于一貫

四書改錯

並無明註而至于忠恕則或疑或信似合似離一往
鶻突殊不知聖道淺近一貫只一串一串之道只在
忠恕夫子此忠恕曾子門人亦此忠恕無二道亦無
二心然且忠恕二字究只一恕字此推之論語二十
篇與大學中庸孟子無不然者

往與先仲兄論忠恕謂此是聖道即是聖學本體與
功夫總無兩樣及在嵩陽受賀凌臺先生之教而體
驗之覺加倍親切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功夫在此
本體亦在此即以大學言之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
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即學也乃即以其

學為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
意知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且只一恕字曰
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
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即恕也
于是成已成物盡己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
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
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
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
反身而誠忠恕也然而強恕而行只是恕也此道也
而學在其中焉是以論語兩一貫曾子是一貫之道

故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子貢是一貫之學故曰多學而識然而曾子一貫在忠恕子貢一貫只是恕夫曾子一貫明指忠恕子貢則未嘗有所指也何以知子貢一貫只在恕字嘗細核子貢平日其與一貫相發明者全在終身行之一章夫終身行之非一貫乎乃夫子告之者祇一恕字且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實之以為一貫之學只在此也乃子貢遲久有得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近乎道也然而子貢未能也須學也又遲久而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而夫子

仍以能近取譬勉之以為聖仁是一貫之道之至而其學則仍在恕字亦惟學而後可進于道也然則子貢一貫其平日用功不知在所告後所告前而刻意行恕三請三進有如此近儒不知聖道併不識聖學其于下手入門處全然不曉東振西觸曰立志曰主靜曰主敬曰涵養用敬曰格物窮理千頭萬腦終無歸着以致六七百年來誰能于下手入門處明白指出及驟聞一貫而彼我茫然夫萬殊一本此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警然矣乃猶錮蔽之久翻疑為借端之目夫明指本

心而猶曰借端則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難矣先仲兄曰儒者不識忠恕即無忠做恕不出六字以愚觀之當是無恕做忠不出夫即一偶然之語而的的相反徐仲山曰聖學之亡亡于儒說非虛語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程氏曰此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無不善孟子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孟子專言本孔子兼言氣質或問朱氏氣質之性起于何人曰此起于程張某以為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个氣質之性來

夫子罕言性至此專下一性字安見便屬氣質宋儒認性不清惟恐相近與孟子性善有礙故將此性字推降一等屬之氣質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謂善與善近雖其中原有差等堯舜與湯武不必齊一然相去不遠故謂之近若是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不待習而先相遠矣乃分別孔孟言性一本一氣質或專或兼如許精晰總是門外人說話嘗謂孟子自解性善有二一以舜我比較正指相近而于是以有為若是授其權于習一以善屬才明分善不善而于是以求得舍失至倍

徒無算為習之相遠則是性善二字原包性相近三字而習之相遠即從此可見孔孟前後總是一轍何專何兼何本何氣質皆門外語也

至惟上知下愚不移此正言氣質之性與本性有別故加一唯字而朱氏于或問小註則又云古無言氣質是性者此從張程二氏創說又云係程氏讀太極說推算所得則不特不讀書并不識性所自始祇知擡高張程訾謗聖門而于己身所固有之性全未之曉家語有云形于一謂之性此本性也即相近者也若其他論性則如子太叔述子產語謂民有六情生

于天之六氣必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而通論有云人同五方之風氣以成性此氣性也禮器禮釋回增美質註質即是性人有美質惟禮能增益之而董仲舒對賢良策曰性者生之質此質性也是氣質之性古所習言誰謂程氏讀太極圖說始推出者蓋人有本性特其初生時合陰陽水土之氣與父母血肉之質如周禮丘陵專長原隰豐庫中庸南北方強弱及春秋楚越椒晉揚食我之始生而即知其淪滅者總是氣質特是氣質亦尚有可移之處而獨此氣質中又得其寂清而寂濁者則不可移易王制所

云。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正。謂。此。耳。

乃宋儒又言孔孟言性未備夫孔子罕言性孟子則言性最廣其言性善者本性耳觀其闢食色之性生之為性而又自增一耳目口鼻之性曰性也此與食色之性何異蓋天地生人有仁義禮智生于內即有耳目口鼻生于外生內生外皆天所生則皆天之性特告子謂仁內義外且謂牛犬皆同性則不可耳故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即氣質之性心知即生性謂知覺運動也而少儀以體僵者為直性子產以鬯勇為小人之性是以王制司徒必修六禮以

節民性而孟子直曰忍性此皆性也是孟子言性不一而儒者無學自性善外不敢別出一性字稍及不善便謂之異端得罪名教而性昧矣吾但以君子不謂性概之祇存一本性而諸凡性字則就其所見而各予以名如生與食色則尚書惟天生民有欲禮飲食人之大欲此欲也雖曰性之欲然不謂性若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正氣質之性所云知愚不移者然究是氣也質也可不謂性也至于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直是求得舍失之習雖習與性成亦以習見性然究習也即不謂性何害焉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程氏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宋儒從二氏授受纂據聖門妄以華山道士河洛壽涯僧太極認作道學實于聖學首功如何下手聖道究竟如何歸結所云忠恕一貫者全然不曉如此章灑埽應對童子之學也末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本也子夏門人中之小子只須事灑埽應對之末而子游責以誠正之本則躐矣故子夏解辨

之其言極淺近然極明白

自朱氏改大學不識誠意是大學首功妄以格物為始事而北宋儒說又多以涵養用敬為入門第一義遂依回遷就強坐灑埽應對為小學謂古人自小學中于灑埽應對時已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功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其在灑埽時即純熟堅定孩豎小子過于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即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亡固不通而始即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諸諄諄皆多事矣

乃程氏數說則又與朱氏說異朱氏尚云灑埽應對
須用涵養須用持守而程氏則直云灑埽應對即是
形上即是精義入神即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本末
無大小聖學聖道從此大亂大亂矣夫所謂一貫者
非謂灑埽可貫誠正也謂誠意正心成已成物由聖
學以至聖道本一串也所謂不分兩段事者非謂小
子之事不分聖人之事也謂明善誠身參天贊地從
聖道以溯聖學無容兩分也若灑埽應對則明明與
大學中事絕流斷港安得一串又安得不分兩段况
立言須有着落謂灑埽應對即是形而上者夫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出易繫然其所為
形者即物也灑埽不是物固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
為形上安所為道然且直進之為精義入神吾不知
執箕汎帚有何神義即灑而埽之其得進于義之精
而神之入端是何故據云事有其然有所以然其然
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今事在灑埽則其理不過糞
地而已事在應對進退則其理不過侍賓長執役使
而已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實未之聞
况其然所以然在六經與聖賢口中並無此言即使
儒者創說亦當彼此畫一此言灑埽應對當下便得

所以然精義入神而夫子四十不惑但知事物所當
然必又加十年至五十而始知其所以然何矛盾也
夫儒者學問隨行隨知行禮便當知禮因人性行樂
便當知樂本人心况既知當然則必先知其所以然
何則士與民不同欲教孝弟則必先申之以孝弟之
義非若民可使行不可使知也且所以然亦即在當
然之中無界限也十年知性而不知性本于天十年
知天而不知天命之有不已則其所謂知當然者仍
是未知所云不惑者仍大惑也况事理二字亦創自
儒說然總自認不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費為用

以隱為體又以費為事之當然隱為理之所以然使
隱是體耶則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言夫婦費而聖
人隱不可也以隱為理之所以然耶則當然之事應
屬行所以然之理應屬知謂聖人不能所以然之理
固難通謂聖人不知所以然之理尤不可通也至于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則由是行其理之所當然知即
知其理之所以然知行俱是理大脊亂矣
更可怪者其云洒掃應對是形上之道此即二氏所
云塼塊皆道理已怪極矣乃其論太極又謂一陰一
陽是形下之器則直黑白反背首踵倒置與洒掃屬

形上者又適相反若云天地間事物皆是形器必別有所所以然在形器之外則一陰一陽正天地之所以然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即天地所由立也若云陰陽又有所以然則鬼又做鬼神又立神昔有云臧三耳雞三足者謂兩耳兩足外一耳所以聽一足所以行也今聽又所以聽行又所以行則四耳四足不至千百不止矣况形上形下並非其然所以然之謂有形為器無形為道此在有目有手者皆可見可指故崔憬以圓蓋方軫者為器為形下以資始資生者為道為形上實以天地可目睹可手指而陰

陽不然此不必有其然所以然分其間也今朱氏論太極直曰使陰陽是道則所謂形而下者更是何物一似舍陰陽外溥天之下並無一器一物可以睹之指之者本欲絕陰陽以所以然之名而乃并器物之其然者而亦絕之何乖誕也儒者說理不明亦要使其說為可安今此一語既與夫子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全然不合然何可使其然所以然之自為說者亦乖誕如此

致知在格物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四書改錯

卷十九
著頡篇云格量度也黎氏大學發微云格物格其物
有本末之物致知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此本經自解
暢是明白今大學改本凡致字格字本末先後字一
概變換其間考辨悉見之大學証文大學知本圖說
二書茲不贅矣祇就改本說則致知誠意正大學知
行二字一大領要從來知行不分知者知此行者即
行此若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則未有所知在事
物而所行在誠意者知謂事物只是知誠意只是行
是知之與行斷港絕流也如謂事物既知誠意又須
知是事物少一行誠意又多一知也若然則所云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恐未然矣或曰朱氏所言物亦即心身家國天下之
物原非汎汎事物則于補傳所云天下之物即凡天
下之物又說不去矣朱氏明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
妨則心身家國據其自說亦止三綱領八條目有多
少條件而曰格十件格九件乎

所謂誠其意節

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由致知不可
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自欺云者知為善以
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惡惡好善皆務決
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
狗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

四書改錯

焉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使有个善
惡想頭便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
得何

致知與誠意雖先後相承而誠意下手實與致知不
相涉使以古本言則致知是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但
量度而無餘事矣以朱氏改本言則窮盡天下物理
皆與知行知字不合比如窮六藝習禮學射講書數
皆與誠意之知有別誠意者當知意之所以誠須自
有知法如知止是知至善此即誠意之知何則好善
惡惡不欺之始事也能得是得至善此即誠意之行
何則慎獨自謙去不善以進于善誠意之本事也故

正心以後皆著先後而惟此則既無所謂誠意必先
致知又無所謂正心必先誠意其于先後二字一併
抹却向嘗體驗之因子嵩陽書院問醫閻先生後人
謂心意知三字一若知為首意次之心又次之而以
之內省則心常在前以未發時多也知常在後以必
發與未發而然後覺也其次第相反何也曰心意知
何有先後當其未發即謂之心及既發而即謂之意
乃發之之後而復見心及其又發而又見意時而心
即時而意而知則無時不見于其間其所以先誠意
而後正心者以用功從誠意始耳非心意有次第也

是以用功者當其既發也而即誠意及發已而即正
心時心時意即時正時誠不加強勉亦不事遏抑第
任其自然而由誠而正循環焉以至于盡而于盡
性至命之學亦俱見焉此真實了義真坐而言之起
即可行者而乃虛揣先後拘泥膠轕曾有從事于此
者而尚為是言

正心無功夫以心無正法裁把捉即桎梏矣觀本文
以心不在反言不正則心在即正此與孟子存其心
求其放心意同但存心之法有二一則存乎中即不
馳于外一則存乎此事即不移乎彼事則時時在中

而心正矣若忿懣好樂則心之所用而近乎情者此
又正不正外發之驗于在中之心無與焉

乃其反說誠意謂意之所發有不實此又隔一層之
言夫誠意者非謂心之所發即能實也夫心之所發
意也未發為心發之為意有何虛實第心無善惡併
無虛實意則無虛實而有善惡自善惡一起而虛實
生焉惡意易實善意不易實而大學首功則必實去
其所易實者而實行其所不易實者如此者不謂之
誠意而謂之誠其意以意不自實必有為實之者也
故知本圖說曰假意發而善也即儒者之所謂理也

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可行假意發而不善也即儒者
之所謂欲也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必不可行如是之
久則欲漸亡欲漸亡則理漸長久之而日月至又久
之而三月不違又久之而從心所欲不踰距皆是功
也則皆從此當下之一念始也

然謂好善惡惡務決去而求必得亦無此事去惡務
決此固然也若為善則祇意之發焉能必得知本圖
說云事親敬長信朋友當下可行亦可得若事君則
虛意矣虛意求必得將必併此意而亦失之此時正
當求所以實之之法度時所得為已所能為預備于

心如顏淵問為邦子張問為政雖終身不事君而其
所以事之之道無不實也此誠意也若求必得則未
也

乃其說自謙又謂快足于已不可徒以徇外而為人
此則宋學與聖人之學大相反者聖學合人已通內
外忠恕一貫忠者為己恕即為人夫子老安少懷孟
子獨善兼善孔孟一轍况大學明德要在新民中庸
成己所以成物故古本大學于必誠其意下即接瞻
彼淇澳及前王不忘兩節以為明德在此新民即在
此而如好如惡即與平天下之民好民惡相貫通故

卷十九
十四
曰大學重王道由慎獨以躋治平猶之中庸達天德由戒慎恐懼而卽可以進于天地位萬物育幾有大學首功而反截內外分人已者且旣講誠意卽當識誠意二字夫意之所發有何大惡裁一起念而卽欲弑君賊民犯上作亂則雖盜蹠亦無之其所謂惡不過自私自利而已夫自私自利卽自爲也然而此念不去將久之而伎息生又久之而殘慝發浸淫漸漬不至于爲大奸大惡不止易所云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者正謂此也觀此則凡曰務內曰自爲不爲人皆誠意之所謂惡者何自慊爲

若心之所發卽是意然謂之獨者以意非人所知也乃又添一幾字謂幾在欲動未動之間則怪誕之極夫心動不動忽不及覺覺之者惟知耳知尙未覺則其動也爲坐馳其不動也爲嗒喪嗒喪固非心坐馳亦非意也及其旣覺則其動爲意之發其不動爲心之存以動卽爲意一未動而仍是心也今乃設一欲動未動之間其于心與意尙未能定而強名曰幾謂是心幾則心之幾卽意也謂是意幾則意不能又發意且此時意未成也乃又添一想字謂當理會善惡想頭于欲動未動之間夫心意在身不難體驗欲動

未動中間有何停頓處。可容得善惡。且有何安排處。可以。使。善。惡。想。頭。倉。卒。理。會。况。祇。一。意。字。既。已。名。獨。又。名。曰。幾。今。又。名。曰。想。頭。集。註。註。南。容。一。人。而。四。名。太。支。離。矣。總。之。說。無。定。見。到。處。乖。錯。如。此。幾。字。從。來。作。事。幾。解。今。解。作。將。發。之。意。則。發。始。為。意。雖。藏。百。善。惡。于。意。中。亦。正。好。理。會。所。謂。誠。意。者。正。誠。此。也。乃。又。曰。恐。發。出。便。急。生。奈。何。得。則。又。是。事。幾。矣。卽。此。一。解。而。前。後。禰。出。千。差。萬。別。真。沒。奈。何。事。

天命之謂性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此。卽。天。命。之。性。之。解。也。但。性。本。自。然。而。命。爲。天。所。付。授。未。免。有。賢。愚。吉。凶。參。乎。其。間。故。合。言。之。可。稱。性。命。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命。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鄭。氏。所。云。合。言。之。者。若。章。句。云。性。卽。理。也。則。不。特。古。無。此。訓。卽。易。之。窮。理。盡。性。明。分。兩。層。者。亦。說。不。去。矣。且。其。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付。焉。亦。復。雜。出。不。倫。左。傳。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于。含。生。之。類。

皆感五行生矣。惟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後別聲被色以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為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乃雜理字于形氣之後。毋論理不是。性窮事物之理。原非盡性。即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既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蓋二氣即道道。即是善。繼善成性。總在一時。雖形質之具。亦無後先。然寧可曰。道氣生形。斷未有形具。而道氣反藉之。以生者也。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為

人不為物。即或六氣五行。人物所共。而既已成性。則截然分別。乃初以性為人物之生。既以道為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終又以教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且牛犬當修道耶。遠宗曰。章句盡物性節。有物性亦我性。語此是大病。佛不云。犬子皆佛性耶。

文輝曰。命作與授解。不作令解。尚書天命有德。祗授章服。救天之命。但付時幾。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示即與也。特性命二字。皆已成之名。命仍是性。而稍雜賢愚吉凶于其間。詩惟天之命。

論語五十知天命皆兼性言中庸首稱天命前儒細密不敢杜撰訓一詞故曰合言謂祇一付授不必于二氣之生繼善之成有所分也非謂此性字有異解也

率性之謂道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此猶是虛說須實指之方有着落舊註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必古道經之言按周禮以天為神火神金神猶火天金天也

天以五行為德而人稟之即為性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而人得之為仁義禮信之四性此易曉也乃率此四性則體仁長人利物和義嘉會合禮貞固幹事但從仁義禮信循行之而俱當乎道此實銓率性之明可據者况道有本義即下文達道亦即此道而以當行之路虛擬之豈有六經習見千聖百王所共行之一字而猶不能名言也乎

遠宗曰道是德之見于行者故天有德中庸達天德是也性即是德中庸性之德是也道藉德以行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則即以中庸解

中庸而顯然矣故古記五帝三王之德者皆稱道
經荀子以人心惟危十六字為古帝王道經之文
則道自有正解孟子以人路解道此曲譬豈義訓
乎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氏曰戒懼做存養工夫慎獨只是省察又曰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戒慎恐懼分不得靜存動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乎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性情可分動靜未有同
此率性而已發未發之頃有界限者且不睹聞是微

隱即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慎恐懼即是慎即學者此
際亦並不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况大學中庸
係夫子子思聖學相傳一門授受之書豈宜開卷初
下手即牴牾如是

此非當身體驗過未易指析大抵大學心意與中庸
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則只是慎獨其在誠意則祇
一察意而不藉靜正但存心即心正矣本文以心在
為心正可驗也此以動為靜也其在率性則祇當存
性而並不察情祇謹獨而無餘事矣繫詞所謂成性
存存千文所謂性靜情逸皆可驗也此以靜為動也

此際動靜大須體驗蓋心統性情而心性所發則意先而情後意獨而情衆意在中而情在外意為戒慎恐懼之所及而情為戒慎恐懼之所不及故大學誠意功在心先而忿懣好樂為心之發用則直在正心之後此即喜怒哀樂無功夫之明驗也是以性情心意同一體用而以心意言則心是獨意亦是獨以性情言則性是獨情不是獨以喜怒哀樂必將衆著也以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而以性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而發而形外即將達之天下也况儒者用功貴在

實踐洵口門面輒曰動察動察烏知有察不得者張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偽幾見察喜尚能喜察怒尚能怒者戲場悲歡猿狙嗔笑豈可為訓是以夫子哭顏淵不知為慟遇舊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人並未動察而以此直捷要功分作兩槩東走西顧此豈學者入門時所宜有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道即天道人道之道猶率性之為道中和之為達道是誠之見于行者即誠也今乃以誠為心為本以道

為理為用則支離破碎極矣母論誠者誠之者只有
兩層容不得許多名目試即以本經驗之此承上文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來此誠道二字即至誠之道
之誠與道也誠是心本道是理用則其可以前知者
是心本可前知乎抑是理用可前知乎况經有上支
又有下文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即是此誠者緊相頂
接而又曰天下之物皆至理之所為則誠又是理是
用不是心不是本即一上下文而劈頭亂腦膠轕矛
盾至于如此且又以自成屬物自道屬人膠轕之中
又生繆蔓中庸一書名譽極矣試問天命之謂性並

無物字而必合人物此誠者物之終始曾無人字而
必分人物此何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
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
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
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

誠者物之終始若不誠則無物矣一反一正何等明
快乃謂上句汎言人物下句專屬人此是何說據其
作或問抵飾此解曰不誠是誰不他須有个人不他
言極狡利顧其自解誠者物之終亦與不誠無物同
謂無此理則物亦終盡無有此是誰無他亦有个人

無他乎

本文三誠者皆言至誠能盡人盡物贊天地化育惟此誠之二字是致曲以進于化者則此誠之二字是眼目當提之字乃一概汎言而又分章分節分天道人道夫祇言至誠致曲皆需成物故下以至誠無息至悠久所以成物者告之明有一故字接下而分析配搭欲謂之不支離破碎不得矣餘見中庸說中此節中庸說極明白若曰誠者盡已性以盡人性物性從自成始而誠者之道亦合天道人道以歸于誠身從自道始然而盡其性者必盡人性盡物性而曲

能有誠者亦必自誠明以至于變物化物蓋以物必有終自有而至無物必有始自無而至有總在此實德耳向使無此實德即無此物無中和即無喜怒哀樂無忠恕即無子臣弟友是故君子能誠則誠不能誠則因而誠之是為貴也

附錄先生歸草堂說此書客問物之終朱氏謂理盡則物終與不成無物一意而先生謂物終亦是誠何也曰此非子言也經明云誠者物之終始而朱氏獨曰終是不誠則經但當曰誠者物之始而于終字宜刪却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生是誠

即死亦是誠故易繫明言原始反終知生知死只
 一彌綸天地之道盡之所為誠也物生有時物死
 有候若不誠則無候矣生物旋死死物旋生若不
 誠不旋生矣有一艾子于此月令腐草化為螢此
 草以無理而死然既已腐矣乃忽化為螢則其無
 理而死之時正其有理而生之時吾不知是物之
 理何時有何時無也請一思之
 文輝曰物之終始即是成物易曰萬物之所以成
 終而成始者也始是成終亦成也若無誠則終是
 敗矣

仁義禮智根於心

朱氏曰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
 時這个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
 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个根未
 着土蓋有殘忍的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的
 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的心便沒了禮之根
 有黑暗的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
 而今人只要去其氣稟物欲
 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

根心謂根之於心此即古所云生心之謂性者其不
 曰生而曰根以心性同生原是一體比之草木之發
 于根而根與草木仍是一物故曰根心要之心是根
 性不是根也今朱氏直以性屬根曰仁之根義之根
 已乖反矣然且于根外又添出兩層曰氣稟物欲曰

士不知所指何物本文止心性二字性既是根則此所指必是心向使士是心則不當曰君子根着士衆人便根不着士謂衆人無四者固不可謂衆人無心尤不可也士是心又不當曰殘忍之心沒仁根頑鈍之心沒義根以養根之心而反至沒根固不可通且又不當曰去其沒根之隔而使之着士以去心之根而復使之着心尤不可通也自宋人倡言人性祇有仁義禮智四者並無孝弟遂謂天是理性亦是理已是欲心亦是欲如此文直稱心爲物欲且直以殘忍頑鈍四惡屬心而究其爲說不知性根于心心根于

性支離破碎決不可解亦思註孟子當讀孟子孟子明言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言人各有心猶人各有口理義者口之芻豢耳謂芻豢是口根理義是心根固無此言謂滅口可以悅芻豢去心可以悅理義亦無此言况理義四者是根欲把這個根來悅那頑鈍殘忍的心將以何爲在孟子必無此言章太來曰根於心與下文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四於字詞氣一例根是心猶之粹然是面盎是背也若謂背不盎只仁義禮智是盎則如何盎得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程氏曰。心豈有出
人亦以操舍言耳。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卽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乃故爲說。曰出入以操舍言。夫天下無操存而尙莫知其鄉者。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入以操舍言。而獨莫知其鄉。四字專以舍言。可乎。集註引此。是救正孔孟二子之失。故當時又造一公案。隱刺聖賢。謂范淳夫女一日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此正造事以實心。豈有出入。五

字者。夫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惟心有出入。故書曰。人心惟危。危者兀。泉不定之謂。亦惟出入不一。故書又曰。惟精。惟一曰一哉。王心一者。專一不離異之謂。是心原可出入。而存心者。則因而操之。使入必不令舍之。而使之出。今乃曰無出入。不惟不識孟子。全不識心。使范女果有此言。則是一愚婦。錯認此心爲血肉塊者。使出自程氏。則直是違背孔孟之學。而朱氏且和之云。雖操存舍亡。亦不得恁地快。豈此二則字。又當緩解。如明則誠耶。抑果孔子妄言也。

文輝曰操非把持之謂心無把持法裁加矜捉便類。廼感公羊傳云蓋操之爲已感矣。此操字只訓守字如劉向別錄其道閉塞悲愁而不失其操意同。遠宗曰朱氏註經多與經不合王草堂考其事自三十四註論語要議四十八註論孟集註後至七十一猶改大學誠意章而卒黃直卿云朱氏一部論語直解至死以求合不得故也。乃其集註成時自言其書如秤上稱來不高不低增減一字不可得然則何以又改纂至死不可解。

又曰朱氏云大學鄙說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又云大學解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又云中庸中等說近細思之病敢不少。埋固未易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然則朱氏自知固若此人何必曲爲諱之。熊愚齋云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朱氏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此真學者之言。

